
四庫全書
集部

家藏集卷六十五

明 吳寬 撰

墓誌銘九首　壽藏銘一首

陳處士墓誌銘

成化已丑春寬與處士之子瓊同試禮部不偶將南歸半道而處士之訃至瓊痛哭不自勝即日易輕舸兼程而行既抵家哭盡哀遂圖所以葬其親者乃泣告寬曰

瓊有大罪三少遠游鄉校不得朝夕居家以事吾親吾罪一也游學又不能奮發早取科第以光顯吾親吾罪二也以科第故去數千里外親病不及嘗藥親没不及臨棺吾罪三也負此三大罪吾何以名人子哉嗚呼往矣不可追矣雖然親有善而人不知知之而傳不遠亦罪也然欲其傳之遠非假文詞不可惟吾親之葬其縣其鄉其園既卜其地矣其年其月其日又卜其日矣其事行又有吾友王柳夫論撰而為狀矣子知我深者顧

畀一言以逭我罪予悲其言不能以他辭拒也處士諱
其字其姓陳氏家長洲之陳湖世以善士稱于鄉處士
之父某贅于邑大姓吾氏國初吾既遠徙而陳亦衰落
處士極力田畝間以贍其家其妻錢氏躬紡織以助之
兩稅既充至身之衣食有不暇顧蓋其勤苦有如此者
久之家乃裕所買田宅予人直寧厚里之無行者以處
士仁而可欺也取其田欲更售之處士再予之直不校
他售田者以處士真可欺也輒欲更售處士輙再予之

既而里人亦感媿葢其醇慤有如此者遭嵗惡富室貸民粟取息倍他日處士曰此正吾行惠之秋也反籍是以自利乎卒少取之後人負其粟至八百餘斛歎曰此非其家之果不足耶不然寧肯負我哉皆為之折劵葢其長厚有如此者郡有納粟補官之例所司以處士名上處士不欲部使者固強之處士亦固辭之曰吾寧出粟不願官也其後郡邑俾董區賦處士辭之不獲則使其子珪代之葢其高潔有如此者處士年既老母氏尚無

恙依依其旁若孺子然每旦問安否莫必設酒肴於中
堂使子孫以次奉觴歡呼歌嘯以極其樂及親以天年
終居喪盡禮不以老故廢蓋其孝敬有如此者嗚呼處
士之善行此其大凡也是不可使人知耶是不可傳之
遠耶予交於陳氏既久視珪瓊猶兄弟視處士叔父行
也南歸之日將拜處士於堂上而乞言焉然不意不可
見矣惜哉處士生於癸未十一月之哉生魄沒於已丑
閏二月之旁死魄子男二長即珪次即瓊女三皆有歸

孫男六曾孫男一女一銘曰

陳湖之濵有此德人其德伊何曰義曰仁仁不忮物義不失身問其名居古可比倫漢有太丘魯有收門德人已矣流澤未止浩浩洋洋如湖之水經史滿牀禾稼滿場遺厥子孫如韋如麗彼美仲氏登貢于鄉尚有禄仕爲家之光尚有龍章賁于幽堂

封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陳公壽藏銘并序

成化某年某月某日封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陳公

作壽藏于其祖墓之側旣成求寬爲銘寬公之里人也寔知公宜銘銘曰
陳本嬀姓虞舜之蘖滿封於陳後爲楚滅完也奔齊以國爲氏歷秦漢唐閩人益起吳之有陳自洛而遷蕩析離居有德以延根柢完固枝葉華鮮迨至有明逾三百年曰鎰有戒偉然深中長憲内臺事我三宗出釐西土入保東宮以亢其家自卑而崇厥五兄弟公也其季在洪武末壬午之歲四月七日誕生于第鑄以命名有成

其字公生嶷然越自童穉一似其兄美鬚鉅鼻匪貌似
之行實擬之流澤淺深隱顯使之赫赫門墻驚動小夫
公處其門視之如無豈無錦綺為衣為裳大布厚繒我
服則光豈無肥甘為肴為酒盂蔬勺水我奉則厚不惟
其身及其子孫以儉居侈以謙居尊昔在同氣求異其
居公讓不取如遠而疎匪家為謀唯子之教俾也秀異
置之鄉校遂登甲科監察一道分司南都不墨不虣究
厥自來惟教之效帝曰汝俾予為汝報錫之封章爛然

堂輿豸冠峩峩繡服煌煌南街北里逍遥倘佯匪誇鄉人君賜惟彰以頡以頏以接其兄公年七十宛然壯夫獻酬百拜從者不扶達人大觀萬年須臾臨淵履冰幸全髮膚成必有壞惕焉預圖石湖之濵吴山之麓纍纍若堂鬱鬱拱木鑿竅于兹我所自卜從我先人歛我手足厥既訖功既堅既實載其初終磨此山石公之先代有乘有譜有諱德鄉是曰曾祖均錫孟玉曰祖曰父以子孫貴誥贈三老贈之何如都憲宫保母高繼翁贈皆

皆夫人公娶顧氏封孺人焉生三男子曰俊儀俁俁終僉憲卒與俊先女子惟一周紀是姻孫淮漢潮淅汴沆涇維漢暨汴將有科名有三女孫其一未行男一女四是維孫曾陳德未衰後當繩繩論撰執筆著之茲銘

封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林公墓誌銘

林為閩著姓考其初多遷自固始公之先則始遷者曰唐左朝奉大夫穆數傳至禹臣宋中神童科長子津為尚幹官而家益大津三傳曰天錫天錫生必方必方生

昌茂世有隱德昌茂娶宋氏生子四人其季公也公諱樵字汝談以字行別號梅竹翁為人孝其父母而友愛其諸兄甚至居鄉里閭惇尚禮義至老不倦人皆能道之蓋謂其孝曰公侍母疾必躬奉湯藥不以委人夜必獨處而嘿禱于神以祈佑母沒事父益謹他日父疾更作適鄰郡盜起人爭為避匿計公獨抱持其父無使驚動及父沒日惟守喪次不以事變中少違於禮謂其友愛曰兄有患勞瘵疾者俗忌傳染或謂公宜遠之則侍

奉益親兄竟没于其手其奉先忌日必祭月朔必薦以至出告反面一遵古禮而行雅好客所以欵接而餽遺者禮意甚洽嘗築别墅以與客游置琴奕樽俎其中相與歡然也家故饒裕至鄰里有急難輙周卹之無所悋嘗曰吾父歲散穀三百石行之七年而没今吾以食口衆費去所散穀安得如吾父之數終身行之乎葢謂其尚禮義又如此公有子尤善訓誨幼即諭以先世事使知立家之難稍長延良師于塾敎之而時親校其所業

不少縱也後二子璧壁相繼擢進士第列官于朝人為
公榮之於是公用璧貴初封工部主事加封今官歲丙
午年已七十餘二子竝以公事過家捧觴稱壽人益為
公榮而公亦自以為樂也已而公戒其子曰吾幸康強
汝輩宜勿以私情顧戀及皆還京師而公以明年正月
五日卒矣享年七十有三二子既聞訃予往弔之則悲
慟不勝且以墓銘蹈而固請明日乃奉其友周户部公
載之狀來公為人予昔聞之故翰林編修李士英葢士

英嘗教其家塾知之為深予既信其狀之不誣而璧又與予為同年相好其何忍違之公娶葉氏封宜人子男四曰璧今為吏部郎中曰壁工部員外郎曰址曰塗鄉貢進士女二長適黄剛次適府學生陳鏗孫男四曰鑛曰鉽曰鑰曰鐗女二以戊申某月某日葬于閩某山之原銘曰

閩越有民居海壖漢世徙實江淮間異時或從固始遷爰自五季歷宋元其間林族久更繁仕版不絶世屢傳

賢哉若人處丘園善誨厥子嗣厥先甲科繼登兩曹聯推恩錫封屬高年五福嚮用亦已全振振後來者益蕃世濟其美美且專鄉人論德無間言後欲考之石斯鐫閟山歸全在高原

明故承德郎刑部主事趙公墓誌銘

承德郎刑部主事涇陽趙公就其子太守蘭之養居兗州者數年他日有歸志其子不忍與別公諭所以涖官者曰汝第行此以終惠斯民過養吾多矣蘭泣而志之

公歸旣抵家闢園林日與賓友為樂又踰年以病卒實
弘治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七十五後二十三日
太守聞訃哀慟不自勝即日觧印奔喪使人走京師乞
墓銘於予而濟寧學正盧君其邑人也為之狀趙世家
涇陽公之曾祖均玉祖仲良父秉才皆有隱德秉才娶
王氏生子四人曰肅寬謐整後用謐貴贈至奉訓大夫
南京兵部員外郎而王氏初封安人再贈宜人整即公
也其字子齊以永樂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生數

歲喪兵部公既長奉王宜人孝而事諸兄更恭兄謚初游邑庠頗以家業為慮公挺然請身任其勞有所得輒資給之謚遂得顓意問學竟首冠鄉舉繼登進士第仕至江西左參政有聲于時嘗曰吾所以有今日者吾弟之力居多其何忍負之當之官南京乃携其子去躬督教之不倦其子竟亦登進士第以仕即太守蘭也蘭以初官刑部亦獲封公人以為公友恭之效云公為人介而有容恭而有禮樂善好施恩意藹然一族人少孤貧

無依特加撫養及長仍為備禮以娶鄰人遭歲歉將鬻田諭以不可而助遺之就食于外後歸復助之耕其人竟保產業餘凡以婚喪缺乏來告往往斥所有以助畧無責報意公既好義人益信服有爭訟者多往決于門得一言即止而尤見禮於邑大夫比歲行鄉飲必延致為大賓更數及門存問公雖貴自持益謙謹人以是賢之初公年五十嘗病昏不知人事者數日俄醒而言曰吾病其愈矣諸子驚喜問故曰適見一老人謂我平生

力善未宜死俾隨行約數步指以歸路遂醒人皆異之已而病果愈蓋至是又二十五年始卒公娶陳氏有賢行封安人子男三人長萱不仕次即蘭次芝吏部聽選官女一人適邑庠生孫璟孫男八人曰細蚕卒曰緯曰絅曰緯餘尚幼女十一人曽孫女一人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邑安吉鄉東原先塋之次予與太守以同年相好知其有賢父亦久序而銘之豈獨為孝子之慰而已銘曰

涇水洋洋屬于渭汭漑彼田疇其利不可計嗟嗟德人
與水而逝其澤則存尚被乎後裔松栢在原爰識幽竁
封而崇之永矣百世

莫君善慶墓誌銘

君諱慶字善慶別號南溪常之無錫人也無錫在江南
為上邑最稱富饒而君雅有特操凡衣服飲食所以奉
其身者未嘗因時俗好尚為少變也家有僮奴數人各
授以事門庭終日寂無人聲常暮扃門不再啓俄夜有

扣而呼者甚亟君曰吾家固無事也豈有赴吾乞藥者乎盖君嘗得竒方每以濟暴疾者問之果然平生於佛老亟覩之謬妄一切屏絶讀史至奸佞事輙忿然作色謂子弟曰是宜為戒然為人雖嚴厲若不可犯至所合者更欵洽兵部郎中秦公修敬以齒德髙一鄉不妄交際每過君必留坐竟日而返家有重屋數楹雅潔可居更即溪上開别墅與同里有隱德者四五輩往游其間賦詩飲酒蕭然林泉之風庸俗人莫得而預也惟其中

少容卒為人所不樂而君亦卒不少變是真有特操者矣君有子驥與兄子驄愛而教之必等二子用其教竟成而驄遂登甲科為名進士時君已没驄數感泣曰吾何以報吾叔父也會以例暫還其鄉因得葬君乃來乞銘意懇懇不休曰吾兄弟欲藉此以自慰耳予感其孝卒諾之君生於宣德庚戌五月十日卒於成化癸卯五月十九日葬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墓在青山之原娶龔氏有賢行子男二人長曰駿早卒次即驥女一人

適龔復莫之先為汴人從宋南渡遂家無錫君之曾大父曰能興大父曰順昌父曰文盛皆有隱德至君雖益好隱然能教驄仕自是莫之顯實君啟之銘曰

流俗靡靡未見其涘孰為障之有隱君子介而不近乎名清而莫浼乎已考其平生是亦賢已其亡者身其歸于是

明故封監察御史李公墓誌銘

成化二十三年四月天子恭上母后徽號推恩臣庶凡

京官七品以上父母存而未及封者悉與封之於是閩縣李公中美用其子江西道監察御史燧之貴封如其官鄉邦榮之蓋公至是年已高明年改元弘治正月十日遂以疾終壽八十二越三月訃至御史君方按行畿內即入朝納上璽書將歸守制以葬其父宜有銘乃奉其鄉林廣州之狀來請廣州於李有姻友之好固知公之為人而予與君為同年昔者君為秀水錢塘二縣其地皆與吾蘇密邇則知其為政廉平清謹使民愛慕及

君居内臺益得憲體予竊敬之乃今知君之所以賢繄有公之教也公諱得嘉字仲美别號安素世居懷安之焦溪大父琚始遷福城其地曰興賢者居焉琚生遂明娶孫氏生公甫成童失恃執喪如成人比長奉母母安其養而規畫家政巻有條理更能持勤儉遂裕其家母心益樂性坦直和易待人無良賤皆盡禮意尤樂施予每斥其子所分禄以濟貧乏自奉雖薄不計也郡嘗大疫里俗惑於巫公家亦多病者日惟飲藥而已平居喜

讀史見古人賢否得失可為法戒者輒書置座隅以自儆其教諸子必業儒數延良師于家塾而躬率之學諸子或少懈必督責之後多有成云娶陳氏贈儒人先十年卒子男四人烜鄉貢進士未仕而卒娶陳氏以守節旌表次焰亦早世娶林氏次即熣娶藍氏次炷縣學生娶謝氏女二人適朱灼黃世孚孫男六人賔實寬寰宥憲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邑長興山之原銘曰

惟德之崇惟吉之逢遺其子孫復還其躬貴而考終尚

閟玆幽宫

封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王公墓誌銘

吳江王氏故邑之梅里大家也其先有諱壽之者當元末自度兵亂當蹂踐其地避之邑中竟全其家是為公之高祖也曾祖良輔祖彥澂父守仁世有隱德守仁娶吳氏生公諱宗吉字天祐甫三歲父母相繼下世賴庶母浦氏撫育以長又里有吳善者與守仁故厚更力敎公視如己子而公亦奮志以學業自課家有遺書日取

而讀之務求通其義至忘寢食里父老見其謹厚而勤
可以為師也爭延致家塾公年雖少儼然據函席教法
嚴厲一時以老宿目之既而歎曰學固為士也然吾家
故業農舍之不可則置田使僮奴耕以養生久之困有
餘粟貧者稱貸不肯過取其息於是貸者益多或負其
粟不償他日貸之如故人謂其長者成化乙酉歲饑悉
取逋劵焚之辛丑饑甚更出粟六百斛助縣官賑施以
例授承事郎非其志也他所為義事如寒者予衣病者

子藥死者予棺平生不可勝計至於造梁以濟涉者七
鑿井以救渴者四亦其事也公貌修長而詞氣温恭雖
私居無戲言久坐無惰容接之儼然徳人也處衆誠而
恕慮事遠而周厚人而約已孝先而慈下喜誦漢人為
善最樂語題所居堂曰樂善因以為號其敎諸子有法
命伯季理家政仲叔習舉業各當其材其仲竟登進士
第授監察御史有聲憲臺比歲公從受封如其官階文
林郎吳江自昔有臞菴王氏以隱蹟遺邑中公即所居

東開圃種橘千株竹萬竿築亭館其間又創月湖蓮陂於松江太湖之上為别墅數與賓友往游賦詩飲酒樂而忘歸人以為思致不減雪灘也其年七十有三以弘治十年十月四日卒娶于氏先卒繼娶沈氏有賢行封孺人子男四伯曰賢承事郎娶龎氏仲曰哲即御史君娶申氏亦封孺人叔曰明國子生娶賀氏季曰敏娶申氏女三長適郁縉次適徐質俱縣學生次適朱佩孫男五曰恩縣學生曰懋曰京曰東曰惠女七曽孫男一曰

檜公嘗擇葬地得於吳縣王山之陽爲山水勝處心甚樂之遂依古制預治棺斂之具至是卒諸子卜卒之又明年三月一日安厝哲既聞訃以廵按廣東還例造闕下復命已乃謁予泣拜奉事行之狀以墓銘請予與公同鄉嘗再接公信乎所謂德人者乃按狀書以序之而又得公平生訓戒子孫之語曰處世勿急急於謀利溥田數頃足以具饘粥與其過取以賈怨致禍孰若省費以安已濟人又曰凡百成敗皆有天命吾老矣平生經

歷雖小事未有不由天成者慎勿患得失而喪名節也
謂晢與明曰汝輩他日倘遇時致用慎勿以刑立威以
偏斷事以利喪守以死易節蓋理訟以虛心仁恕求之
尚不得民之情況任情偏執以肆殘刻乎且盜賊以貧
窮傷人刼財自罹刑殺士君子食人之食反藉其勢殺
人以利己天其祐乎吾雖不仕然見郡邑仕宦以輜重
歸者不數年遺不肖子孫蕩廢無遺以清白歸者其子
孫必賢蓋天理也其言皆有補於世教因備書之以為

王氏家訓云銘曰

作邑于吳太湖湯湯𢑱而支分于彼松江昔自梅里徙家在兹爰歷四世維公受之考公之初而亦不易克自勤渠以長家世匪直長之古亦有言為善㝡樂公其有焉既有于躬亦垂于訓閨門秩秩見此後胄繡衣直指過里閭帝命褒封公承璽書有美園池游詠以樂我思古人臞菴載作樂不可久孰從我游我有真宅山陽一丘德人雖亡風音固在傳隱逸者庶乎可采

封奉議大夫户部郎中史公墓誌銘

公諱墳字元諧號直菴姓史氏世為溧陽人生五歲而孤既長卓然自奮與其弟篪同心治家務持勤儉家僅立輙好施予當景泰間歲荐饑里人求貸悉發所有給之後或不能償遂已其厚德傳聞邑中然性伉直不畏強暴里有匿庳盜而分財者一日面攻之其人愧恨則使盜刺諸潛處盜知公不忍加害而去族人推其行惟其言是遵有違其教者與衆共責之不少恕念從兄饒

騎千户源没于王事從父以辰孝行及祖姑貞烈竝祠之以厲其族族人感化率向于善鮮有犯法者其儀觀修偉外嚴内夷接之可敬治家有法巨細整整至如諸子秩秩也子學用其訓登進士第居官有賢名公蒙恩受封初為承徳郎户部主事進奉議大夫户部郎中享年七十一其卒為弘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也配沈氏累封宜人子男三人長即學户部郎中娶王氏封宜人次孳娶倪氏次孚娶秦氏女一人適蔣徳威先卒孫

男三人曰北生曰南生曰里生女二人卜卒之明年某
月某日葬湖埭村先塋之次學持其友吳翰林克溫之
狀造予請銘惟史氏之先顯于西漢以恩澤封侯者數
世至光武興復崇以功始封溧陽崇沒廟食其地歷晉
唐以來仕宦不絕入國朝更多取甲科近歲則若學與
給事後是也蓋自崇至今千五百年子孫環廟而居不
可勝數南土論族舊且大當以史氏為首其詳見傳記
譜牒的然可考此不復著姑叙公為人大畧以見其隱

于田里亦無忝其家世云爾銘曰
奕奕寢廟溧河之陽廟不廢祀子孫在旁詵詵衣冠莫非孫子嗟奉議公克振而起隱節既善義方亦多視其後人再取甲科生也榮封沒也安厝百世其承鬱鬱其墓
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吳府君墓誌銘
翰林編修吳君奉詔修大明會典精勤盡職書且成俄聞其父可晚府君病即日束書曰方寸亂矣安能卒事

乃謀歸省疏將上而其父凶問至矣予往弔之君泣曰一鵬前日之請已不敢望顧復有所瀆未敢請耳盖君謀歸時來乞文記其父號所謂可晩者兾持歸以慰悦其心幸其病之瘳也故云然後數日持其友楊給事起同狀來乞墓銘曰一鵬不得慰吾父於生前亦得慰於地下然此豈一鵬之意哉幸憐之予感其言又數日君將歸治葬促文甚亟曰葬具吾父自治已久顧無以致吾力者幸憐之予益感焉府君諱行字仲恒姓吳氏蘇

之長洲人其先有隱德至其父宗遭外患而卒家業衰
謝府君時尚幼奮志植家蓋歷勤苦者三十年而家始
振當衣食初足即好為義事遇貧困者周卹不計或有
所假貸傾囊與之有小官嘗負債客死吳中其子方為
他所負者追索不已府君顧為之請免仍贈以道里費
俾得還家其心之仁厚如此愛接賢士大夫有過門者
延欵恐後今工部侍郎海虞徐公至吳中輙主其家公
擇交者府君之為人可知也素不較人侵侮一旦為里

胥以私憾故竄名尺籍中謂此如隱忍將不為祖先之羞子孫之害乎白于官卒置其人于法有一奴横或來告聞之盛怒即笞而斥之仍詰告者謝曰微君言幾為吾累其氣之剛厲又如此家居武丘塘上商舟賈舍上下相比不使其子治生業日督之問學其子竟登進士第授國史官即一鵬也嘗因其子居京師乘輿北來覽觀衣冠文物之盛既而登西山飲玉泉樂之留一月而歸未幾蒙恩授封如子官感激于中數北望拜賜遺書

其子俾圖報稱以無忘上恩甚懇懇也弘治庚申年七十有二十二月七日以疾卒卒前一月忽拏舟徧訪鄉邑諸親友次至工部徐公對酒談笑竟日盡歸而卧病不起臨卒索酒飲飲訖沐浴更衣而坐長孫在旁顧曰其語而父慎勿過哀第記吾宿昔之言可也其明達又如此府君娶司氏再娶趙氏贈封竝孺人子男一即一鵬孫男三曰子忠子孝子文女一人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吴縣天平山之陰銘曰

武丘之塘流水溶溶秀眉豐頰乃有此翁善不近名里有直躬其人不亡在吾目中惟德之修惟吉之逢以振其家以榮其封尚閟乎幽宫

封承德郎户部主事秦公墓誌銘

常之無錫有秦氏其先蓋高郵人在宋有從蘇文忠公游以文章名世者曰觀子湛通判常州留武進不還其後曰瑞五再徙無錫季子叔讓生彦起彦起生物初物初生景薫景薫娶其氏而公為繼室楊氏出也諱霖字

潤孚號甲牧子自其先祖以儒業教授鄉里愛公秀穎置諸生中教之既長學成邑中子弟爭願得公為師居家塾嚴教條甚得師道人敬之稱必曰甲牧先生授業之餘手一編終日不釋雙目為昏學既該洽尤精於史能歷記往事喜為歌詩有唐人風致為文尤長於啟劄往往為人所傳誦所著述多成卷帙至于作書有法又其餘事也平生自處靜默有能而不揚待人坦夷有犯而不計清修苦節至于終身若其友愛之情兄震早亡

能撫其遺孤弟雷無子復名與同處皆非人所能及者公中歲始得子曰金謂家世以儒業相承無顯者令習場屋文圖出仕金竟登進士第及為户部屬每貽書戒以居官之法所以成其子之賢名者又得父道也以金三載考最蒙恩封承德郎户部主事制詞有林泉高蹈郡邑遺才經學淑人化行鄉里之襃人以為無愧蓋受封者數年康強無恙與里中名士結碧山吟社賦詩飲酒為樂一日金乞歸省公見其子歡甚數月疾忽作而卒

享年七十七娶余氏繼王氏贈安人亦先卒子男二長即金有文行纍官户部郎中娶鈕氏封安人次曰銘庶出娶張氏繼徐氏女一適楊能孫男二曰泮曰湜女三許嫁王儼張文惠華天福公生于宣德二年七月五日卒于弘治十六年正月九日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歸山新阡金居家遭喪既得躬治殮具乃以例上吏部給符守制自為狀謁予曰葬有日敢以墓銘請蓋金嘗分司臨清迎養其父予憶過其地見之公被服儒雅脩

然有隱君子之風可敬也況金之情懇可無以慰之乎

銘曰

士未必仕也學有以及乎人不獨成乎已也而況顯于郎署賢哉有子足以行其志也有綸音以錫封有廩禄以供養望八十而考終當瞑焉于吉壤

家藏集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家藏集卷六十六　七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録監生臣謝錫位

家藏集卷六十六

明　吴寛　撰

墓誌銘九首　墓記一首

故劉弘遠妻徐氏墓誌銘

婦人之於夫其猶臣子之於君乎君有不幸其臣能仗節不再仕是謂忠臣夫有不幸其婦能守義不再嫁是謂貞婦此萬世之論也然而臣則忠矣君有遺孤焉不

能立而傳之如國何婦則貞矣夫有遺孤焉不能字而教之如家何何也蓋臣每患乎不忠忠而有益於人之國忠之大者也婦每患乎不貞貞而有益於人之家貞之大者也臣之忠者未暇論嘗得今之為婦者曰徐氏是為吳處士季遠之女母曰李氏生徐氏嫁為里人劉弘遠妻嫁未幾弘遠一疾遂卒當是時徐氏哭之欲死曰夫吾託以身者今夫既死身安所託乎所親勸止之時徐氏年裁二十四生子毓甫一月又適丁劉氏中衰

衆謂徐氏雖忍死終當再嫁以全生或問之徐氏指其孤仰天誓曰吾所爲不即死者以有此孤耳孤存與存孤亡與亡吾終不食言也君子謂徐氏於是乎從一矣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其是之謂乎迨毓稍長徐氏竊念曰是子何以教之其農耶賈耶雖然農賈非所以爲教也聞之醫可養生可以濟人盍教之學既曰學必有師因遣其子從御醫盛啟東游數年大通醫家言遂爲吳中上醫君子謂徐氏之於子也擇可教而教之於

是乎慈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其是之謂乎徐氏葢嫁而從夫者五年夫死而從子者五十年年七十有四以成化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卒有男一人即毓有男孫三人曰慈曰節曰奉女孫一人適張鎰葬以卒之又明年十一月十六日合其夫之兆墓在吳城西三里鴈蕩村將葬毓以内弟職方主事起巖之狀請銘狀所載事行不一予獨掇其大者書之銘曰

世道之降人鮮完德雖有公卿家爾忘國孱然婦人其

質靃靡至性獨存良心不死以保其孤以植其家我不內疚庶無媿其夫嗚呼徐氏死亦不朽求之古人孰與為偶若衛共伯妻鄒孟軻母其殆兼而有之者乎

賢婦賀氏墓誌銘 有序

吳有賀美之先生性度夷曠對客談笑甚樂他日過予視其色獨戚然予曰公亦有憂耶對曰吾少娶王氏生四男子其一女曰順貞為人賢明可愛今則病矣誠不忍見其死以是憂之月餘美之復過予其色益戚曰吾

女且死適與家人訣别其賢明益可信吾慰以言父無以為汝力者汝死而葬當求吳翰林作墓銘以暴汝平生耳吾女頷之既而其女死成化十三年六月十五日也於是卜葬地得吳縣鳶福山之東麓將以明年九月二十四日葬焉而美之果來索銘且自為之狀曰賀故蜀人也元末兵亂始遷吳中先大父評事府君初官江陰留居之至先人復養府君復歸于吳適死徙之餘而吾更多病貧無以為家僦屋以居授徒以食以苟旦暮而已

當是時吾女日處一室內無姆師之訓外無親戚往來相開導然其於女紅為之皆極精巧至如書史亦曉大義此固吾妻所不能教而吾所不暇教也及年十八歸長洲沈堂字拱南者其舅汝禎為故御醫以濳先生之孫姑陳氏則翰林檢討怡菴先生之孫也吾女自歸沈氏所以正救其夫承順其舅姑者皆以道夫倚之卒不失為儒醫家子孫舅姑乃喜蓋久而知其解事也舉門以內事悉畀之治治輙有條理家賴以振舅姑益喜其

族人亦曰此吾家賢婦也爲婦近二十年凡生二男曰顔曰頎一女曰德静顔稍長教之甚嚴其家當通衢未嘗使入廛中習賈人生業業必儒者每蚤夜程督之不少縱當病革諭之曰吾即死汝必北學于而舅氏舅氏者吾兒觧元恩也時方卒業冑監故遣從之學言已遂出衣裝付之辭色甚厲畧不爲可憐狀且謂舅姑與吾夫婦曰我死慎勿悲悼恐爲老年纍又勸吾爲其夫擇配以相家少焉而逝無一言亂者此固所謂其賢明葢

可信者也惟昔有意於子幸卒銘之以無遺生死者之恨予久善賀氏父兄知其女與弟之賢也有素然其賢皆見於平時者孰知其臨絶識見如此足以為銘矣銘曰

將死之言常人乃善既病之命古人或亂善也人窮亂也神散纊息未定賢否斯判有如賀氏不以此移於其死時其生可知閨闥相弔痛失女師庶幾不死假此銘詩

故張廷端妻楊氏墓誌銘

楊氏諱真字真澄其先台之臨海人宋慈湖先生敬仲簡之後高祖仲禮元江浙儒學提舉曾祖子銘始來占籍蘇之常熟冒姓倪氏祖師顏復氏楊父彥立娶繆氏富而好施予豪一縣中生女温淑明慧竒愛之不忍嫁豪富得廷端為贅壻廷端初補邑庠生數試於鄉不利壯游京師久之楊氏去從之逆旅廷端美姿容多才藝性尤喜飲酒酒中寫竹石最得夏玉峯筆法一時若孫太

傳衣錦衣貴冠中朝爭遣僕馬迎致之盤礴揮灑酣歌淋漓往往入夜醉歸或謂之子終日游貴戚間亦一顧念家乎則對曰吾幸有妻或時廷端家居不出士大夫輒相過從門外日止馬數騎廷端好客不問有無輒呼酒出飲楊氏居中治具精潔能適其意廷端性既曠達橐中不肯留一錢諸公貴人相與謀曰張君久客猶故吾也妻子不無觖望幸今有補官例盍歛歲所以潤筆者榮其晚節乎廷端亦不拒然不知楊氏實亦無怨也其

後子徵給事禮曹得鑄印局副使夫婦就養南都居一載而卒楊氏悲思之未幾亦卒成化十二年七月廿六日也以明年二月十五日葬邑之積善鄉郁澤里合廷端兆子男三曰憲徵心女四蘭贅鄧雷蕙適鄉貢進士王鋭金適鄒鶴玉適王棠孫男四曰循環健登女四銘曰

從其困安而無悶惟婦德之順就養于彼歸藏于此是謂有子

周氏墓誌銘

寛之表姊閭丘氏適同里周尚正甫尚正吳之名醫也生子庚修潔儒雅能世其業然不欲以醫名益覽典籍以廣問學有文名吳下其配陳氏性明淑内行可則以知書觧事不類常婦人稱周氏配生一女而病病凡十年以成化丙申六月三日卒年止三十初庚以醫被名給事御府數過予憂父母老無兄弟以養語必及其妻曰陳氏賢而病則痼矣其必無相見日庚甚恨之至是

竟卒將以明年九月十八日葬于吳縣至德鄉沙涇村祖墓之次予適家居尚正來告曰吾家失此孝婦視左右貌焉一女孫氏耳吾夫婦悲之吾子之悲可知已幸為銘其葬以憫吾三人者予曰唯唯陳氏諱淑莊長洲著姓父曰宗祥母徐氏庚初名京更今名其字未定也

銘曰

葬而有銘已非古婦人特銘失之愈事不害義有所祖獵較雖小乃從魯紛紛反唇肆譏侮有賢如陳亦堪數

勿云短章纔數語彼婦之銘吾不與

顧恭人鄒氏墓記

顧恭人鄒氏為故進士贈監察御史巽之婦今致仕贑州知府瞻之妻而工部都水司郎中餘慶之母也都水奉敕廵理漕渠恭人實從之養以成化二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卒于揚州享年七十有五將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葬于長洲縣梅林鄉之先塋而都水來京例受命居憂乃奉徐武庫仲山之狀泣拜以墓文請寛少居鄉

里則聞恭人之賢及與都水同游太學同登甲科又同官于朝恭人皆從其子獲數拜之久而益知其賢可信表于其墓亦宜恭人之先為毘陵名家元末避兵蘇州遂為長洲人父曰公敏娶金氏生監察御史亮辰州知府順與恭人亮以文學知名于時恭人自幼得聞書史大義其孝敬友愛則天性然既歸于顧適贑州初登進士第由翰林庶吉士授行人家業蕭然猶故儒生也當是時恭人惡衣菲食能安其貧至親操井臼以供食

飲每旦公入朝輙先起理盥櫛具俟之以為常公數奉使于外獨抱其子以居一室悄悄他日公歸見少女侍問之曰吾嘗請于公欲置妾以冀多子此其人也後公為御史出廵山東摘奸擊貪聲聞烈烈恭人恐為怨家中傷終日鑰門不通人蹟而公卒保無事人莫不賢智之恭人素不妬與其妾處服用必與已等而待其子女皆若已出方公出廵時莆田有林曾祥者以太學生教授京師恭人察知其學行遣其子從之游他日曾祥之

妻自閩中來得惡疾客居無為治湯藥者恭人乃延入其家朝夕躬事之甚至及疾危更為治棺斂遂卒于其室一時魯祥之友如林柯兩學士聞之稱歎皆欲為文傳其事恭人平生勤儉既老猶治家旦暮於家人必先起而後寢雖貴且富未嘗忘其初蓋澹薄布素以終其身其待親戚有禮馭奴僕有恩尤謹于教子往往隨事規正之嘗語之曰吾所以恒從汝于外者豈特資奉養而已誠不欲汝陷于過也其子居官竟舉其職而其妻

劉氏本出儒官家亦化其德稱賢于宗族間云恭人初從贛州公封孺人以子嘗任主事進今封則復從公秩也子即餘慶女一適鄉貢進士杜啓其一子曰餘祥女二長適劉奉次許適劉嘉績皆妾段氏出孫女五長適錢同文次許適錢富春餘皆幼葢今世稱女婦之能者不過烹調縫紉之間而已至其忌疾殘忍之行則反以其能葢之畧而不問有如恭人其果有是乎況世俗所謂能者恭人有不能之乎雖然能之不足為恭人稱者

故特取其一二事之可重者書之蓋予述女婦亦多未有如恭人之知者也

陳母王安人墓誌銘

陳母王安人為太原左衛百户璠江西道監察御史辟之母也安人以璠貴受封以成化二十年八月二日無疾而終辟聞訃號哭痛恨不得一日迎養其母于官也以予同年相好乃自為狀請予銘墓欲以自慰者安人諱善字淑懿世為高平人號稱著姓父曰龍門衛指揮

同知貴母曰淑人閻氏年及笄嫁為故昭信校尉敬之婦初入門已得婦道歲時祀先禮賔凡内外事於昭信意皆能順適姑李氏孀居久性甚嚴重家人莫敢犯者安人佐昭信事之彌謹姑年踰九十未嘗一日不得其歡心其為婦如此至其柔順謹厚平生人不聞其叱咤聲而於諸女婦尤重長舌嗜酒之戒曰有違吾訓者非吾女吾婦也其教子孫必于儒業故璠雖以兵事得官尤謹而好文辭竟登進士第為賢縣令才御史而諸孫

取科第者相繼不絶其為母又如此安人卒後貽信六年年八十二壽考顯榮享有諸福人不以為過也子男二人即璠璧女二人適羅通王宣孫男五人漢澍皆鄉貢進士静百户法況皆幼葬以卒之年十月二十五日墓在陽曲縣辛村合貽信兆銘曰

文與武于其門壽與貴于其身致以内行由乎人有欲知者攷于斯文

故國子生諸景通妻張氏墓誌銘并序

張氏諱妙微蘇之吳縣人故僉河南按察司事存誠之
女翰林編修叔義婦而國子生景通之妻也初僉事公
之任南京國子助教道遇寇掠其舟中露刃擬之張氏
方八歲即以身蔽父寇不忍加害因獲免當是時叔義
以編修掌監丞事與存誠同官且同鄉相好也得聞張
氏孝行遂使其子景通聘之既娶景通以力學致疾不
起張氏時年僅二十有四耳生一子祥甫四歲即自誓
不嫁曰吾當如祝夫人祝夫人者編修之母而張氏之

祖姑也嘗蚤寡守節朝廷旌其門吳人稱諸節婦家後張氏卒酬其言完然一節幾四十年克稱其家婦云其生永樂十七年二月八日卒以成化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年五十十八子男即祥以郡學弟子應歲貢入國學孫男二人女二人祥將以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葬其母于長洲縣武丘鄉既請貢士施君煥伯為事狀乃奉以求予為銘曰祥所以克長立不墜儒業者寔維吾母之力顧吾母持身無愧于祝夫人祥則無似曾不足以致

有司表著于世罪甚大也葬宜有銘使不更圖之其何以名人子敢固有請予與祥同游學宫知其母之賢也久况叙節義為世道勸史氏責也乃敬諾而銘之銘曰

維婦事夫必敬必戒能持此言于其夫生存者有之及其死之後鮮有不懈者嗚呼靡然世俗今見其人屬纊之餘凛凛此身歸于其室往送之門

曠孺人墓誌銘

成化八年寛與安福劉震道亨莆田李仁傑士英同舉

進士及第一時賀客之集門者甚夥而寬之中獨戚然不樂者悲吾母之下世而禄不逮養耳蓋寬之無母士英之無父其悲同獨劉君之父母具在固可賀也既越月君之父以書來曰汝母不幸以去歲病死矣且曰汝母之葬有日葬而法不得特銘然其生而為婦為妻者雖可銘亦可畧也凡汝之所以成立者汝母之功居多不銘恐無以慰汝之心汝其圖之君執書嗷然哭失聲曰夢耶非真耶何宛然吾父之手蹟耶他日乃以其事

來告曰震生未齔之二年家君遣從學於季父德音去家二十里而遠吾母每送之門怡然如平時既去輒涕泣終日曰吾見其方孺恐以我之愛而思歸耳後十年震補邑庠生又十二年而領鄉薦入而教誨之出而資給之吾母之心何如其勞也蓋又十年始獲登第授翰林編修之職而吾母已不及見矣吾之心何如其悲也則又噭然哭失聲既乃告以其父之命曰震於子幸有同年好銘非子孰宜為者寬苦辭不獲則敬問其母之歲

曰六十有一其氏曰曠其里居曰邑之滄洲其父母曰如轍曰王其子曰男長即震次善女四適某某其孫曰男三喬楚軒女一其卒之日曰辛卯歲十二月某甲子其葬之日曰卒之明年某月某甲子其葬之地曰某鄉某山之原銘曰

是維曠孺人之墓壤之樹之尚有恩光自天而來以慰其子之悲

華守方妻顧孺人墓銘并序

無錫華守方將葬其妻顧孺人請予銘墓上之石為之銘曰

維顧得氏遠有世序昆吾支流為厥初祖商周而秦而漢而晉有榮元公望于吳郡吳郡之顧咸祖於榮更千百年乃雲乃仍趙宋之世有號百七為時郎官將仕其秩始愛錫山卜居云吉將仕四傳是曰重九登一繼之植德致富庇乎其鄉啓乎其後以至仲實以至廷秀其在孺人曰祖曰考廷秀娶魏寔生孺人翼翼其孝婉婉

其仁維孝維仁聞于宗娟生十六年于華來嬪華之先
實南齊孝子後玹仕元功德都事棲碧貞固樂勤處士
學有詩書耕有耒耜以揚其芬以濟其美爰有山桂克
大克裕是生守方而娶于顧守方甚修以義自負雖父
之教亦婦之助義之未行則克先之義之已行則克全
之時祭月宴歲衣日食門以内事於我乎職祭豐宴盛
衣完食精舅姑不勞娣姒無爭良人三妹將適他氏豈無
資裝我鍼我黹亦有諸兒嶄然庭戺鄉賦出司家事入

理我提我携為賢子弟我積雖厚服用則涼節縮口體
救彼病亡我力雖餘紡績不置勤動手足率彼媵婢家
人化之延及比鄰不婦不母娓畏孺人孺人慈惠出于
幼成有盜事覺而欲自經容代償物盜死獲生即此類
推賢益可稱孺人生年六十有七壬辰臘月十一日卒
子男三人為孺人出長炯補官次燧與炊二鄒一錢三
女是匹孫男維八女六在室有三曾孫女二男一卒之
明年肇卜玄堂山曰西壽鄉曰延祥季秋壬子葬日惟

良先是守方哀妻無時謂其人賢我則知之我後子孫孰克而知知而不傳我責安辭維山有石可伐可移不朽之託曰有文詞乃述事行而以狀來太史考据作此銘詩

黄母太宜人張氏墓誌銘

武弁之士承藉前人餘烈得世其官久而益逸遂成驕惰之習其賢者有志於用矣然知四方平治武備可弛則欲以文藝自奮於稠人中往往儒衣冠游鄉校出而

取科第者屢有其人若吳門黃氏兄弟初皆從師問學其伯仲既以次世官而卒以科第顯者其季暐也方暐之顯有司如制以表其門里之人相與指異之曰其季之所以成名者嗟乃母太宜人之賢也盖暐之父正統間以蘇州衛鎮撫贊畫軍政顧為其子之逸之慮也求師教之得賀宗振先生宗振故吳儒適以嫌名詿入尺籍公延致之身率其子事之于塾當是時太宜人處閫内惟恐其師之不安也語公曰賀先生罹患而來家得

無空乏乎輒斥所有使人敬遺之冀行專意以教其子及公不幸没於京師門户蕭索其後歲更大侵食益不給則率諸婢業鍼黹以贍衆口至所以禮其師者尚不闕暐時幼每曰吾不從死者于地下以此子稚耳其必教之以無忘先志乃日夜督責之尤亟稍長則遣入吳學習舉子業暐亦感激竟以有成云太宜人諱安學妙安張氏故武德將軍蘇州衛左所正千户開源之女也張之先在元以漢人隸遼陽省居守將納噶楚部下

國初歸附從戰有功授官傳至開源娶鮮氏以永樂五年生太宜人年十七歸于黄初入門資裝甚盛然無驕盈之色而自奉愈儉約姑陳氏喜曰吾婦能以有餘處不足其賢過人矣陳氏治家嚴甞冬夜侍左右不敢去諸婢度更深寒甚潛從其後熾炭炙之其嚴如此而太宜人所以事者益謹鎮撫公初任百户坐事將赴逮京師太宜人憂焉歸而謀于父用其計以捕得黠盜數輩免罪俄遇赦更録前功陞副千户已而以才謂薦改鎮

撫及長子曜例襲父初職復調浙江之盤石衛會閩寇起朝廷遣大將討之師次吳中太宜人謂曜曰此非汝取功名之秋乎曜即毅然扣軍門請行寇平以功陞千戶尋得復衛皆太宜人之賢也太宜人初以鎮撫封宜人晚以曜進今封以成化十九年二月十三日卒享年七十有九子男三人長即曜次明次即暐曜壯即謝事讓其官于明暐以成化十八年中應天府鄉試舉進士不偶入太學有聲女三人長適鎮海衛千戶耿昇先卒次

適廣州衛副千户阮實柱次適廣州衛副千户阮瑾亦卒孫男六人曰字早卒曰田曰界曰異曰果曰桂孫女四人長適蘇州衛指揮使張欽次適鄒魯次許皇甫録次尚幼將以卒之年九月某日葬于吴縣梅灣萬池鄉合鎮撫公兆䁥以予有舊好走書京師并自述其母平生來請予銘予因重其能自奮于文藝者且感其母之賢也為叙而銘之銘曰

黄世官居吴門殆百年武且文緊母德儉而勤以其餘為

子孫歲不易家多艱克自守存孤單終振起表宅里孰致之維有子孑若孫儼成行享壽祉樂洋洋嗟子孫保承藉母目瞑兹丘下

家藏集卷六十六

家藏集卷六十七

明 吳寛 撰

墓誌銘一十一首

亡姊吳氏墓誌銘

吾姊嫁為周謂之妻者吾仲姊也年十九而嫁嫁十三年而卒年止三十有二姓吳氏諱妙善世居長洲父某母張氏吾姊生十歳時從女師授書習女事已不煩勤

誨稍長親鍼黹刀尺經手即可觀性簡約靜專處一室未嘗輕越户限平居非荅述或終日無一語他或譁笑已獨端然若弗聞者故家人皆嚴重之雖父母舅姑遇之亦異他女婦雅不喜靡麗資於身者常不足而推諸人者亦必以道也其處上下内外屬皆能順適其意而尼媼之類則不欲與之接葢其為人如此其既得疾也家君徃問焉答曰幸少差他日復問其答如初及疾甚或曰前言者其紿父邪曰老人不堪憂死命也何必纍

老人哉由是吾姊之卒家君痛惜之而不自知其哭之慟也其生宣德庚戌閏十二月二十五日卒爲天順壬午三月某日卜地于吳縣太平鄉花園山之原乃以明年癸未八月十六日葬焉生子一人曰遂甫六歲女三人曰素廉許嫁朱存敬曰素雲五歲曰素靜生始五月今吾弟宣抱養於家吾姊之疾歲當大比嘗語寛曰吾得起而見汝應試乎孰謂其竟卒而不能如其言乎嗚呼其可哀也夫其可哀也夫銘曰

行之完也女婦之良命之虧也閨壼之傷報弗稱施孰是主張吁嗟乎彼蒼

周母蔣氏墓誌銘

周氏居江陰顧山之下其以山配氏稱江南久矣益自伯源甫以力田造家生子宗苑至孫孟敬家益大田益廣名稱益盛蔣氏則其配也孟敬為人襟抱濶達嘗一日出粟六千石助縣官賑饑事上朝廷特賜璽書褒之而旌其門曰孝義孟敬曰凡吾粟之出先大父遺我後

人者也顧此恩寵我何敢居於是伯源甫下世矣遂復得旌其墓曰義民仍耴旌門者題其堂以侈上賜且以自勸故廬陵楊文貞公為之記其畧曰國朝旌庶人墓自孟敬始益紀實也時人以為榮然當孟敬出粟粟多至弗勝載雖他人視之亦有恪惜意蔣氏居中方從臾之不少沮一言故卒就孟敬美事用是蔣氏之名亦為鄉黨知益孟敬至此名稱愈益盛矣貴而矜名者率嫌不與通邑人因得疵而訟之遂父子竝繫詔獄事有無

卒莫能辨竟死戍其家三人獨其季子以幼弱故幸不及蔣氏日與孟敬側室俞抱持而啼一室孤寡相視𡵪然也當是時周氏不絶如帶天順改元恩赦下其仲始還自雲州戍蔣氏教之約用度謹交際復理田事廹李亦漸長則延良師教之使業進士兾再光門閭數年間卒植其孤復其家蔣氏力也然其二子亦孝知母之有隱憂也朝夕相與娛之歲時稱壽列長筵集宗族于所謂孝義堂兄弟二人衣斑觴醴起舞于前蔣氏亦為之

破顔一笑云其生以永樂甲申五月二十七日卒以成化甲午九月十六日壽七十一子男三振先卒者拱承事郎掖邑庠生女四長適朱武亦先卒次適許池孫男三祥熊祥驥祥凞女二以丁酉歳正月某日葬于邑之香山北麓合其夫之兆掖奉其兄之命持海虞衛君之狀踵予門再拜請銘蔣氏諱賢字淑賢出無錫湖塘亦著姓父曰昴夫母曰郭氏銘曰

維婦從人而人匪從昔同其盛有替則同家難既多遑

恤我躬銜檗之驚幸途弗窮扶孤舉墜克昌其終白髮種種門楣復崇問此何為維婦之功山穴窈然託體其中龜筮協吉子孫其逢

胡母劉孺人墓誌銘

蘄郡儒學有賢師曰訓導胡君君有賢母曰劉氏年八十有九以成化十二年正月七日終於家訃至訓導君將去任卜其年某月某日葬其母於安成某鄉某山之原持從兄黃州推官性之狀從以諸生朱文輩謁予乞

銘予既弔君且謂君不得久專教法造就學者更為諸生弔既乃以禮辭銘不獲退則據其狀而書之劉氏世為安成櫟岡人父曰志亨年十七歸同縣胡時憲甫初入門己能持婦道甚習舅如庸翁性頗嚴峻難事事之偏適其意及姑歐陽氏没奉後姑王氏旦夕曲意承順有人所難及者人以故稱之居數年胡不幸多故訟興疫作死亡相仍家之財物或有乘間盡匿之者當是時劉氏適凳內政一置不問方脫簪珥鬻衣服以佐日費

卒之相其夫復産業如前日人以是愈益稱之及時憲既亡痛哭如不欲生諸女有欲為佛事資冥福者則不許曰吾知喪服葬祭之禮而已彼佛何為者其後仲子以明經中鄉舉得教職數遣人迎養輒辭不往曰吾為未亡人獨享祿養非心所安也此予所謂賢母也劉氏有男子二人曰常曰經女子七人一適姚氏六適劉氏孫男二人曰振華曰振儀女五人曾孫男女各三人經即訓導君其為人廉介善教人有吾鄉陳汞之先生録

其事此予所謂賢師也然其賢孰非出於其母者是宜

銘銘曰

經傳攸存閨門稱首柔正維妻聖善維母婉婉孺人德

則夕有來嬪于胡年則甚後有酒有漿有箕有帚亦有

詩書教詔在口奉我舅姑事我夫子成我諸兒我心庶

矣家室和平産業完美歷變得常婦功乃爾九十其壽

既樂且康報施則然匪氣獨長安成之野曾國之防豈

效崇封刻此銘章

太宜人陳氏墓誌銘

吾友兵部職方郎中陸君有母曰太宜人陳氏蘓之崑山人也職方有才操文學蔚然士林之望太宜人所以安其禄養榮其封命者幾二十年乃成化甲辰十二月甲子俄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五太宜人少歸于陸與其夫惟敬處甚宜而事其姑尤以孝稱姑有子幼病尫羸苦於鞠養太宜人為之乳哺以代其勞子多夜啼輒抱負行室中往往至達旦不寐竟長大之又以姑念其二

女之病與撫子也饋遺殷勤每先其意居常與家人會食有一美味必别儲之以奉其姑姑病親嘗湯藥當暑侍之久而不倦後數歲姑没衆爭取所遺物獨憑尸號慟不顧以哭泣故目竟成疾盖其孝如此其處諸婦中雅善含容若子孫有小過必責誚之不少貸也葢自惟敬没所以成立其子孫者其力為多性儉朴不喜華靡然特精於女事雖澣濯之麤者人莫能及凡其賢能已嘗見於學士大夫之所紀載至是職方將以明年某月

某日葬其母于太倉陳門塘之先塋手録其事衰服踣予門告曰願得墓銘太宜人早喪其父宗義賴母姚氏鞠之而伯父宗訓更讀書秉禮故幼則不失教多知古人賢孝事實其所以施於家者蓋有所受也以其子嘗任稽勲主事初封太安人後進今封子男二人長容即職方君次宏孫男四人曰儀伸偉傅女四人長適太倉衛指揮使張漢次適柴震談章次許適武勲銘曰

維養之豐而封亦崇人曰有子不襯其躬何以襯之令

妻賢母況也平生亦復孝婦𦂳食閭居天與之壽子心傷悲謂獨不久嗟此刻詞維以慰之

沈熹妻蔣氏墓誌銘

蔣氏名淑芳吳人蔣恒敬之長女也恒敬之先居宜興號儒官家後徙于吳至曰惟明始業賈以為生惟明生恒敬娶陳氏初得女賢而且能其父甚愛之不忍嫁也乃得熹為贅壻熹字良德御醫以潛之孫方游郡學為諸生才質偉然可望與其妻處甚宜之時其妻有一弟

病久所以視其起居既勞及其弟死未幾一妹俄繼之重悲傷哭泣而病亦作遂不可救死之日成化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也年二十六以明年三月巳亥葬于沈氏某山之先塋子妻安人與其母凡弟也聞其死哀甚適燾以書來請墓銘吾妻曰是女之為人有可書者乃序曰蔣氏年數歲時已善鍼黹稍長益婉嫕事其父母與待其父母之黨孝愛甚篤性不喜華靡凡服飾之美者多斥去之頗好佛嘗念父母之恩欲報遂蔬食數年

旦則焚香誦佛書以祈禱至撫其弟妹於飲食衣服之外尤能以善言開之宛如女師然既與其夫處聞誦說聖賢經傳輙了其大義始悟以佛氏為非更勸其夫益勤學業壽感之讀書學宫每月朔望始一歸其家益有樂羊子之妻之風焉及病革囑其夫以數語皆非流俗婦人所能及者壽悲其言而從之是果賢已銘曰

手足之情男子或弛於彼失之乃得之此眇然弱質不出庭戺古不傷生我寧哭死有家于家父母所喜葬則

從夫百歲以俟喜者以悲況乃夫子託此慰之且播厥美

故雲南左布政使袁公妻盛安人墓誌銘

故雲南左布政使華亭袁公有賢配曰安人盛氏南和縣學教諭忠之女也初公娶于張賢而早卒求繼室難之後得安人安人貌端嚴而性明惠持身肅然言動不妄姻族皆為公賀公居官廉潔自禄俸外無一金之蓄安人能以勤儉助之又能撫育張氏所遺諸子恩意甚

至故公不知其妻之嘗没而諸子亦不知其母之嘗失也公嘗僉廣西按察司事時以蠻獠不靖日督兵于外亦惟安人之善治家因得盡心軍旅間卒成功名超遷至按察使其後有雲南之擢則憂其父高年留安人侍養于家其父亦樂焉不知其子之遠去也未幾公卒于道柩至安人迎哭屢至頓絶而其父明年亦亡安人率諸子治兩喪皆合乎禮觀者稱之葢又數年而安人以病不起實成化丁未五月一日也享年六十有二有六

男二女男曰偉曰儀曰僖曰傚曰佩曰億女長適縣令陸翰次適張天恩自傚以下與張氏女安人出也孫男若干人曰某某女若干人佩善書以鴻臚寺序班直文華殿將迎養其母俄而訃至他日欲歸治喪乃持中書舍人倪君之狀來請墓銘曰佩不及事吾母於生時而為此送死之具何如其悲也予憐而許諾安人葬以卒之年某月某日墓在華亭某鄉合布政公兆其稱安人者以公初任刑部主事所受封也銘曰

以順爲正德之良順而克相家必昌咄彼哲婦反其常
啜啜長舌何可當有賢安人名允臧夫子陳力執所襄
被以命服終煌煌獨不逮養子所傷何以慰之此銘章

青澗縣主墓誌銘

縣主既沒其子銘自平涼馳告于朝上若中宮閫之旨
遣内臣賜祭于其第仍勅有司營葬如制於是銘復念
曰吾母甚賢今且葬墓宜得銘乃來請于予予辭之其
請不已則起而言曰吾母實太祖高皇帝之曾孫韓憲

王之孫而襄陵莊穆王之長女母妃曰鍾氏而吾母則夫人馮氏出也以正統間賜封號曰青澗縣主吾母幼則以孝稱祖母妃李氏得疾甚危嘗籲天刲股作糜以進竟愈之已而馮夫人疾作愈之如前日事聞諸朝特賜璽書奬諭有宗室之光之語蓋吾母雖生長富貴無驕侈態凡閫以內事能以身任其勞暇則閱女史以自鑒而已與吾父儀賓府君處尤能順適其意吾父甚宜之凡餘四十年相敬如一日至待諸子不以親疎間其

恩意益言其母之賢如此是固宜銘也縣主没以成化十八年四月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五後八月儀賓公繼没乃以又明年甲辰十一月壬寅日合葬于平涼縣由延里之原縣主有子即銘以軍功授官服其三子鉞錡銓女三長適平涼衛千户張英餘未行孫男二曰澄郡庠生曰瀾女四人銘曰

麟趾之化及于宗族維孝斯安維敬斯睦維此克舉可考其餘子孫百世護此幽墟

毛母何氏墓誌銘

鄉貢進士毛珵以成化十七年十月十七日喪其母何氏明年四月二十九日將葬于吳山之原以書屬其友周原已為狀請予銘往予聞珵葬其父得治壙法以是送其親死如禮所謂附於棺者無悔足矣何取於銘原已則道珵之意甚懇若不可已者乃視其狀得其母數事葢謂其勤曰珵之父叔行甫初贅于俞及婦死而歸故莛已廢時何氏入門為繼室圖所以養生者悉脫簪

珥貿絲晝夜治為縫縷鬻之衣食竟足謂其孝敬曰姑
范年高諸子已分爨遂迎養之何氏謀于叔行曰吾家
幸𠫊立獨不能具盂飯專為老人奉忍使之僕僕往來
乎姑安焉則益致甘旨不缺謂其和且慈曰何氏既能
養有嫉之者至出詬詈語遂曲為卑下以悦其意卒相
驩然叔行有前妻之子玉嘗出于外及叔行没立召歸
主喪更日以善言導之大率言其為人如此可謂賢矣
何氏之先無錫人父復初為長洲陳氏贅壻始家于蘊

毛世為蘸人其先皆不仕至珵以明經取科第家益振然凡珵所以從師向學者多其母之教其又賢矣何氏卒時年六十有二男子三人長即玉次珵次瓚女子一人適沈椿女孫五人銘曰

葬而望望庶有壽母何以壽之其藏不朽吳山嶔崟墓木森森有待寵光孝子之心

林孺人墓誌銘

翰林編修李君與予為同官且有同年之契也數為予

言吾母老吾居京師久吾所為不即歸者冀得科第有官秩以慰之也今幸得而有之又例不即歸然歷三年封典當下歸亦可以榮之也吾寧待焉居無何君之弟仁貴以母亡書來告君啓封哭失聲明日予往弔之又哭失聲曰吾不忍言吾情事也既而起拜曰吾母無恙時諸凡葬具竊忍預圖惟是葬宜得銘敢以累子予視誼不可辭則應曰諾他日君自為狀授予曰吾母林氏莆田人也林出唐九牧葦公之後葦公之弟藴以忠見

稱而從子攢以孝致瑞閩中謂忠孝林家曾祖棄游洋訓導祖應龍太學生父琚隱居不仕母宋氏吾母天性賢明知書解事平居嚴重不苟言笑蚤歸于先訓導府君柔順有禮成内助功歸未幾遭舅孟芳先生喪家適中衰能盡斥簪珥以營葬具而大姑鄭氏年高左右承顏俾忘喪子之憂先府君後領鄉薦分教雷州于時姑宋氏年亦高遂請留養姑迫之行乃行雷在萬里外有所得歲時遺致殷勤不以遠廢其孝類如此及先府君

以母憂起復改除寧縣未行而卒還葬蕭然貧家也吾
母數抆淚嚴戒諸孤曰貧吾安之久矣奚足憂憂汝輩
之墜家世耳嗚呼不肖所以有今日者其孰使之已矣
不可得而報矣卒以成化十年四月乙丑享年七十有
四子二人即仁傑仁貴孫男一人曰某女四人卜是年
某月某日葬邑太平山之原合先府君兆葢狀云然銘
曰
閩中氏族林居多維孺人出忠孝家唐諸王孫譜不磨

早年委禽仍伐柯有姑孝敬家乃和有夫柔順禮匪頗
有丈夫子登高科以嚴為慈日撫摩誨言在耳去則俄
榮封未下如哀何千秋同穴山之阿子孫蟄蟄墳峩峩

朱孺人墓誌銘

朱故淮南名家也後徙于蘊遂為吳縣人有曰福賢者
生孺人笄年歸于故陳府君仲禮氏陳亦吳之名家也
族大而産厚孺人入門能處其上下而未甞營私卒能
使府君兄弟老而歡然府君家濵大河嘗天雨雪見挽

官舟者凍餓不能前輒作糜盎中徧食其人鄰有客死者人莫之視爲具棺斂之而歸其喪事多此類府君既没生子綸好義益甚綽有父風寛嘗誌其墓所謂活塵婦水濱者也仍世積德吳下稱之然里之人則曰陳氏父子之爲義孺人與有力者孺人爲人仁恕恭勤和其親戚惠其婢僕至如烹調縫紉之事皆可爲女婦師然此不必論獨所以贊其夫尊其子者心則厚矣宜若得厚報數年前一月夭其孫男女七人明年而府君没又

四年而亡其長子又四年而仲子死焉孺人連哭數喪悲痛無聊又四年是爲成化十年二月十五日亦卒於疾矣年七十有二子男二長即綸娶葉氏仲曰紀娶江氏女三長適吳恭次適蔣禮次適翰林修撰吳寬孫男二曰銮曰壄女六適袁綸沈綗唐𣅀湯瑋其二尚幼以十二年三月十七日葬于吳縣至德鄉金山之原祔其夫之兆夫孺人之德禮肅仁裕類茁夫人惜無婿如韓退之者銘其墓而傳之銘曰

陳氏之德世繼其厚有贊有導有賢婦母孰惠其廸而逢其咎孰種之勤而穫則否潭潭高堂𤣥𤣥白首償德幾何其殆中壽諸女弱孫爰及孀婦哭號于野扶送其柩壺𡡉既全天道莫究我尚有待遠在其後

家藏集卷六十七